

■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

宇宙

[波兰]

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

杨德友 译



Kosmos

Witold Gombrowicz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■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

宇宙

[波兰]
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
杨德友 译

Kosmos

Witold Gombrowicz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宇宙/(波)贡布罗维奇著;杨德友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4
ISBN 978-7-5321-5391-6

I. ①宇… II. ①贡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波兰—现代 IV. ①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9449 号

Kosmos

Witold Gombrowicz

Copyright © 1986, 1994, Rita Gombrowicz & Institut Littéraire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-2013-50 号



Publication subsidized by The Polish Book Institute
—The © POLAND Translation Program.

责任编辑:夏 宁
特约策划:何家伟
装帧设计:高静芳

宇宙

[波兰]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
杨德友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8.5 字数 120,000 插页 2

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91-6/I·4288 定价:29.00 元



Witold Gombrowicz

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

(1904-1969)

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(Witold Gombrowicz, 1904-1969)，波兰著名小说家、剧作家，被米兰·昆德拉誉为“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”，与卡夫卡、穆齐尔、布鲁赫并称为“中欧四杰”。

贡布罗维奇出生于波兰，曾在华沙大学学习法学，后赴法国深造两年。1939年横渡大西洋到阿根廷后，适逢二战爆发，滞留南美达二十四年之久。1963年获得福特基金会全年奖金，在柏林逗留。1964年，他到法国南部的旺斯定居，1967年获得国际文学奖。1969年7月24日，贡布罗维奇在旺斯辞世。贡布罗维奇用母语写作，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，由于他不接受二战后的政治体系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得在波兰出版，直到1986年，波兰才出版了他的全集。

《宇宙》出版于1965年，是贡布罗维奇最后一部小说。维托尔德和友人福克斯在扎科帕内度假，一件琐事引起维托尔德的注意：一只麻雀被吊在电线上。他们在沃伊迪斯一家的公寓里租了一间客房，沃伊迪斯夫人是个沉稳的女人，她丈夫莱昂在别的地方工作。维托尔德在房间里又发现一根被吊在细绳上的小棍。小棍-细绳-死麻雀-树枝被联系了起来。混乱、无意义、死亡……这一切构成一个整体，那下一个是谁，为什么？两人尝试解决这个谜，但都归于徒劳。一切都是混乱，显得毫无意义，就像宇宙一样。

贡布罗维奇小说作品：

《巴卡伊大街》(Bakakaj, 1933)

《费尔迪杜凯》(Ferdydurke, 1937)

《着魔》(Opętani, 1939)

《横渡大西洋》(Trans-Atlantyk, 1953)

《色》(Pornografia, 1960)

《宇宙》(Kosmos, 1965)

责任编辑：夏 宁

特约策划：何家炜

装帧设计：高静芳

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

99网上书城 (www.99read.com) 有售

天猫商城：九久图书专营店 (<http://jiujiu99.tmall.com>) 有售

现在我来讲一讲另外一段更加奇异的遭遇……

福克斯在行走，我跟着他，汗水、裤腿、鞋后跟、沙土，我们费力行走，费力行走，泥土、车辙、泥块，玻璃球似的石子闪闪发光，光亮，发出轰轰声响的酷热，颤抖的热浪，一切都晒得发黑，茅屋、篱笆、田野、森林，这条道路，这段地界，从哪儿来，怎么来的，可以说出很多的话；说实话，我父亲和我母亲、整个一家人把我弄得疲惫不堪，我想要至少准备参加一门功课的考试，也想争取一点变化，躲开他们，到远远的地方去。我要去扎科帕内，路过克鲁普夫奇，考虑找一个管吃住的廉价旅社，于是遇到了福克斯，金色头发已经褪色，眼睛凸出，目光透出冷漠，但是他显得高兴，我也显得高兴，你好吗，在这儿干什么呀，正在找房子啊，我也是啊，我这儿有一个地址——他说——一个小地方，便宜，因为偏僻，又远，差不多到了乡下。我们往前走，裤腿，沙土里的鞋后跟，道路，炎热，我瞧着下面，地

面和沙土，发亮的石子，一步、两步，一步、两步，裤腿，鞋后跟，汗水，因为乘夜间的火车，困得眼皮沉重，除了疲劳的步伐，一无所有。他站住了。

“歇一会儿吧？”

“还远吗？”

“不远了。”

我看了看四周，看见了在之前根本不想看见的、早已经见过多次的一切：松树和篱笆，枞树和小屋，杂草和草地，沟渠、小径和白菜地，田野和烟囱……微风……一切都在阳光下闪烁，但是都发黑，树木的黑色，土地的黑灰色，植物的土绿色，一切差不多都是黑色的。传来狗吠的声音。福克斯钻进灌木丛。

“这儿凉快点。”

“走，去吧。”

“等一下。我得蹲一会儿。”

他走到灌木丛深处，那儿展现出来凹穴和空地，上面有枞树树枝和树冠交叉形成的阴影遮盖，我放眼观望交错的枝叶，太阳的光斑，草木遮阴的坑洞，弯曲的草丛，曲线，斜坡，圆形的林中空地，还有鬼才知道的那些有黑点的空旷地

方，这样的看见不断变化、隐退，先是静静地膨胀，没有人知道，等一会儿它又胀大、挪动一切……我迷失了方向，全身淌汗，感觉到了脚下光光的黑色地面。那儿，在树枝之间卡住了一个什么东西——卡住了一个细小的陌生东西，但是模糊不清……我的同伴也在细细观看。

“一只麻雀。”

“嗯。”

是一只麻雀。麻雀吊在一根电线上。麻雀小脑袋歪着，小嘴张着，吊在一根细电线末端，电线勾在一根树枝子上。

值得注意。被吊死的鸟儿。这种怪异做法在这儿发出很大的声音，指出这是一只伸进树林枝杈的手干的——但是，这个人是谁呢？

是谁把鸟儿吊死在这儿的，为什么，可能出自什么原因？……我真的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在一大堆繁茂的枝桠中，有一百万种组合：摇摇晃晃的火车车厢，充满火车轰隆声响的黑夜，缺少睡眠、空气、阳光，和这个福克斯一起奔波，还有雅霞，还有我妈，一封信引起的纠纷，我“冷落”我父亲，还有罗曼，而且也有福克斯在办公室里和老板的纠纷（他告诉我的），地上的车辙、泥土、鞋后跟、裤腿、石

子儿、树叶子，这一切都一股脑地突然堆放在这只麻雀前面来，呼啦啦地下跪，而它，这只鸟儿，倒像称王……在这么个死角里称王。

“是谁把它吊死的呢？”

“一个孩子。”

“不是。太高了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但是他不动。麻雀吊在那儿。地面光秃秃的，但是有的地方有稀稀落落短小的草蔓延过来，散落了各种杂物，一块弯铁皮，一根棍子，另一根棍子，撕烂的纸板箱，一根小棍子，还有一只甲虫，一只蚂蚁，一只叫不上名字的虫子，一块木片，等等，一直蔓延到灌木丛根部的茅草——他都细细看了一遍，跟我一样。但是，他还是站着，观看，那麻雀吊在那儿，我站着，观看。“走吧。”“走吧。”但是，我俩都不迈步，也许是因为，我妈在这儿站的时间太长了，已经错过了走开的恰当时刻……而现在越发变得沉重，更加不灵活……我俩和这只麻雀，被吊在灌木丛之中……于是我头脑中滋生出某种失衡感，或者束手无策感，觉得我们无所适从……我觉得困倦……

“喂，我说，走吧！”我说完，两个人才迈步……把这只麻雀留在这灌木丛中。

我们继续在路上行走，头上的太阳热烘烘地烤着，令人焦躁，刚走了十来步就感到疲惫，我又问“还有多远”，福克斯用手指头指着篱笆上的牌子：“他们也有房间出租。”我瞧了一眼。一个小花园。花园里有座房子，在树篱后面，没有装饰，没有阳台，枯燥而寒酸，价格低廉，有突出的狭小露台，木制的，扎科帕内式样，有两排窗户，第一层和第二层各五个，小花园里有几棵矮小的树木，花池里有几株雏菊，都是半枯萎的，两条弯曲的小径。但是他认为，得先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有时候在这样的地方饭食还是不错的，味美而价廉。我也准备进去看看，虽然我路过了好几个这样的告示牌，但是没有注意——而且我已经浑身冒汗。赤日炎炎啊。他推开门，我们顺着曲折小径走了进去，走近反光的窗玻璃。他按了按铃，我们在露台上等了片刻，房门开了，一个已经不年轻的妇女出来，大约四十岁，像是女仆，胸部高，有点发胖。

“我们想看看房间。”

“请稍等，我去问问太太。”

我们在站台上等着，我脑袋里仍然有火车的轰鸣、旅途场景、前一天的事情、人群、炎热、杂音。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喧嚣声。这个女人身上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体面的、眼睛明亮的女仆脸上歪斜得奇怪的一张嘴：她嘴的一端好像受过创伤，所以拉长了，拉长了一丁点，一毫米，使得上唇上翻，歪斜，或者滑动，像爬行动物那样，这向侧面歪斜滑动的状貌，又因为像爬行动物，像青蛙般的阴冷，令人退避，但是她又给我加温、令我躁动，像一条昏暗的走廊似的，导致罪恶——滑溜润滑的性罪恶。她的声音让我感到奇怪——因为不知道这样一张嘴会发出什么声音来，可是她刚才答话了，跟年龄稍大的微胖女仆没什么区别。我立刻听见她在室内的声音：“姑姑，有两位先生来看房！”

这位姑姑很快出现，短腿，像擀面棍儿似的，胖得圆滚滚的。我们和她谈了几句话，是的，有一间供两个人住的房间，包餐。请二位看看吧。一股研磨的咖啡气味飘来，一个很小的壁龛，木制楼梯，是呀，为了读书学习啊，这儿很安静……上面又有一个楼道和几个门，房子窄小。她打开了楼道最后一个门，我一眼就看清楚了，像一切准备出租的房间一样，昏暗，窗帘下垂，有两张床，一个衣柜，有衣裳架，

大托盘上有一个水罐，床头都有一盏小灯，没有灯泡，有一面镜子，镜框肮脏且丑陋。窗帘外面的一点阳光落在地板上，飘来外面常春藤的一点气息和牛虻的嗡嗡声。只不过……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：有一张床被占用，有人睡在上面，一个女人，甚至让人觉得，她睡觉的方式似乎不妥，虽然我又不知道到底哪点不妥——是床没铺床单，只有床垫吗，还是因为她的腿有一部分放在床的粗铁丝网床面上（床垫稍微移动了一点），而腿和金属网接触，在这炎热、充满嗡嗡声和折磨人的夏天里，真是令人惊奇啊。她正在睡觉吗？一瞧见我们，她就坐了起来，整理头发。

“莱娜，小金金，你干什么呢？真是的！先生们，这是我女儿。”

她点头回敬我们的鞠躬行礼，站了起来，轻轻地走出了屋门——这顺服安静的姿态镇住了我的胡思乱想。

又给我们看了旁边一间同样的屋子，但是稍微便宜点，因为和卫生间不直接相通。福克斯坐在床上，银行主任夫人坐在一把小椅子上，结果是我们租下了这间便宜点的房间，包餐，主任夫人说：“请两位先生看看吧。”

早餐和午餐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用，晚餐则是下楼和他

们一家人一起用。

“请二位搬行李吧，这儿的事由我和卡塔霞办理。”

我们去取行李。

我们搬来了行李。

我们打开行李，福克斯还说，租得成功，不贵，另外那一间，肯定贵得多……而且还远一点……吃的会不错的，你能看出来！我越来越讨厌他那张鱼一样的脸……睡觉……睡觉吧……我走到窗口，向外观望，那穷酸的小园子热气蒸腾，再远处是篱笆和道路，道路灯后面有两棵云杉，大树标示出那只麻雀被吊死所在的灌木丛。我倒在床上，打了两个滚儿，就睡着了，嘴唇歪斜着，嘴唇因为更突出，所以不太是嘴唇了……可是不能再睡了，被叫醒了，这个女仆站在旁边。是早晨了吧，可是还黑着呢，是晚上。不是早晨。她叫醒了我：“先生和太太请您下楼晚餐。”我起来了。福克斯正在穿鞋。晚餐。餐厅小得像个笼子，有个柜子，配有镜子；摆了酸牛奶，胡萝卜，外加沃伊迪斯先生滔滔不绝的话，这是一位退休的银行主任，戒指上有标记，袖口有金纽扣。

“您瞧，尊贵的先生，我现在是听夫人的安排和指挥，

做琐碎的细事儿，修水龙头、收音机什么的……胡萝卜上多涂一点奶油，奶油是上等的……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太热了，要下大雨了，我可以凭最伟大的圣人发誓，预祝我和最高贵的客人平安。”

“爸你听见森林后面打雷的声音吗？（这是莱娜，我还没有看清楚她的相貌，实际上什么也没细看呢，不过，这位前主任或者前经理说话总是用词讲究）。请再吃一点点的酸奶吧，我夫人是酸奶奶冻专家，顶顶一流的，请问，顶顶一流的原因在哪儿呢，尊贵的客人？就在大瓮子里嘛！牛奶发酵的高质量直接取决于盛奶的瓮子。”“莱昂，你懂什么呀！”（他夫人插话了）“我现在是桥牌专家，先生们，过去的银行家，现在的桥牌专家，有夫人的特批，下午打牌，到了礼拜日，就是晚上打牌！哟，您二位还考虑读书呢，正好，这儿没有人打搅，安静，智慧像在煮水果汤里一样自由活动……”莱昂先生长了一个圆圆的小鬼脑袋，秃顶在桌子上面晃动，因为夹鼻眼镜可笑的闪光，秃顶显得更秃了，莱娜坐在他旁边，像一片湖水；礼貌周全的夫人滚圆地坐在那儿，时不时站起来关照晚餐，尽主妇之仪，在做贡献，我还

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；福克斯说了句什么话糊里糊涂的，却又冷漠，我吃了几个饺子，还是觉得困倦，他们在说，灰尘太大，季节刚刚开始，我问，夜间是不是凉快一点；大家吃完了饺子，煮水果端上来了，吃完水果糖水，卡塔霞把一个烟灰缸放在莱娜面前，烟缸上面盖了一层铁丝网，好像是（床上）床面那个粗铁丝网的复制品——极轻巧的复制品；我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，一条腿、一只脚、一个小腿肚，都靠在那粗铁丝网上，等等。卡塔霞向前滑动的嘴唇靠近莱娜的小嘴。

我寻思着，离开了华沙的那个环境，现在又落到这儿来，开始……思忖了一会儿，但是卡塔霞走了，莱娜把烟灰缸推到桌子中间——我抽了根烟——打开收音机——沃伊迪斯手指头敲着桌面，哼起一支小曲，迪一哩一哩，立即又中断了——手指头又弹琴，又哼，又中断。这儿太挤了。房间太小。莱娜闭上了嘴，又张开，很羞怯……告一段落吧，明天见。我们上楼了。

我们解衣，准备就寝，福克斯手里拿着衬衫，又开始抱怨他的上司德罗兹多夫斯基，越说气越大，脸色发红，他说，这个德罗兹多夫斯基，起初跟他相处得不错，可是后来

关系恶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开始招他讨厌，你想想，兄弟，惹他讨厌，我动一动手指头，他都厌烦，你听明白没有啊，惹上司厌烦，一天七个小时，他容忍不了我，显然，他努力不看我一眼，一天七个小时，要是偶然看了我一眼，他两只眼睛也立刻转过去，好像被烫着了，一天七个小时！我自己也不明白——他说，一面看着他那一双鞋——有时候我不由得想要下跪，呼叫：德罗兹多夫斯基先生，请原谅，请原谅！可是，原谅什么呢？因为他也不是恶意的，我的确让他厌烦，我的同事都劝告我，让我低声下气，尽量不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但是——他瞧着我，目光冷淡而忧郁——可是我怎么站着，往哪儿站，他才看不见呢，在那么一间房子里，一天七小时在一起，我咳嗽一声，抬手动脚，他都受不了。是不是我身上有什么气味呀？……遭受排斥的福克斯这些怨言怨气和我被迫离开华沙一事联系了起来，离开得不情愿，牢骚满腹，他和我两个人，被抛弃……恨恨的……在这个租来的房间，生疏的房间，偶然发现凑合着住的房间里，我们解衣就寝，因为被驱赶，被抛弃。我们又谈到沃伊迪斯这家人，说有家庭的气氛，我睡着了。我醒了。深夜。黑暗。用床单蒙着头，过了几分钟，我觉得回到了这个有衣

柜、小桌和水罐的房间，我辨别清楚自己对于窗户和房门的方位，这是全靠坚持，全靠寂静中大脑的努力。我长时间犹疑，该怎么办，睡觉呢，还是不睡觉……我不想睡觉，也不想起床，所以琢磨着，起来、睡觉、躺着，最后伸出一只脚，从床上坐起来，有窗帘的窗户显出白色，于是我赤脚走近，轻轻拉开窗帘：那边，小花园后面，篱笆后面，道路后面，就是在搅乱的树枝中间吊死麻雀的地方，那地方下面是黑土，黑土上有硬纸板、铁片和散乱的板条，那儿的水杉树冠沐浴在深夜的星光之中。我拉上窗帘，但是没有走开，因为忽然想到，也许福克斯正在偷偷地瞧着我呢。

的确，听不见他呼吸的声音……如果他没睡觉，他一定看见我张望窗外……如果不是在夜里，不是那只鸟儿，这也没有什么怪异的：夜里的一只鸟儿，鸟儿和黑夜。因为我透过窗户张望，必定跟那只鸟儿有关系……我不由得感到难堪……可是，寂静延续的时间过长，寂静完全变成了某种确信，我确信他不在，这房间里没有他，他的床上没有人。我拉开窗帘，在众星的微明中看得清楚，福克斯不在。他到哪儿去了？

去洗澡间了？没有，那儿传出来的水声是单一的。所